

孙廷铨与《山蚕说》*

于云傲

(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林业局)

孙廷铨的《山蚕说》，是目前所知最早的柞蚕专著，是研究柞蚕史很有价值的著作之一。但古今有关书刊仅录其篇名或部分内容。经郑辟疆先生1962年校后刊行的清末王元铤《野蚕录》，从周亮工《因树屋书影》引录了《山蚕说》的内容，从“安丘石门村，多生榭树林”到“吉凶可从焉，五也。”凡340字。清乾隆二十五年修的《沂州府志》卷三十三中，亦有相似的记载，共547字。这是否就是《山蚕说》的全文？至于《山蚕说》的写作背景、经过等，更鲜为人知；作者故里的府、县志书等古籍也未载录；为了弄清上述问题，笔者通过访口碑，查史料及实地考察等途径，基本上弄清了孙廷铨的身世及一生中的主要活动。

一、孙廷铨其人

孙廷铨（1613—1674），初字枚先，在京为官时取字次道，告病请归后又字伯度，号沚亭、灌长氏等。谥“文定”。山东省青州府益都县（今淄博市博山区）人。明庚辰（1640）成进士，明末任抚宁监纪推官。明亡归故里。清顺治二年（1645）荐授河间府推官，累官至内秘书院大学士仅一年，便因病请告归故里，日事考查著书。撰有《颜山杂记》、《汉史忆》、《沚亭文集》及《南征纪略》等。

二、《山蚕说》的成文背景及经过

古时各代皇帝，每年不但要亲自或遣廷臣祭告本朝先王及前朝有名的帝王，而且还要祭告“河海山岳之神灵”。“会稽禹陵及南海”是常祭之处。顺治八年（1651），当孙廷铨擢太常寺少卿（宗庙礼仪官）时，他便奉使南征去祭告会稽禹陵及南海，将沿途见闻，以日记形式撰文成集，这就是《南征纪略》。此集分一、二两卷，以“干支”记日。《山蚕说》是一卷中的一篇“日记”，但无标题，“山蚕说”三字抑是后人所加。南征的经过是1651年古历“四月戊辰二十四日”，他从京师琉璃厂起身，经天津、沧州、长山、淄川，回到了老家颜神镇（今博山区，当时为益都县所辖）耽搁了几日，又经青州府（原山东省益都县，1986年改为青州市）、昌乐、安丘、向诸城县进发，于己酉（六月初四），当行进到诸城县

本文1986—06—23收到，修改寄回：1986—08—12。

* 本文在采写过程中，得到中国历史研究所何龄修，中国农科院、南京农学院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章楷，沈阳农学院柞蚕教研室冯绳祖等同志及《蚕业科学》编辑的指教。在此一并致谢。

东南70里的石门村北的山谷中，见到满山坡都生长着柞树及放柞蚕的情况，便趁在石门村住宿时把当日见闻加以“记述”，这便是《山蚕说》。根据《南征纪略》，我们得知《山蚕说》共620字。为了证实此问题，笔者又沿孙氏当年南征路线进行了实地考察。诸城县地名办公室的唐琦同志介绍说：“我县共查出村庄1353个，只有一个‘石门’村，位于县城东南60余里。”在徒步考察中，我发现这里的山川、道路及地貌等情况与《南征纪略》中所记载的基本一样。石门村农民崔茂法说：“从前在我屋东的水沟上，用三块石板砌一门，庄以此得名，庄人是明洪武年间从山西迁来。”王树新（80岁）说：“我记事时，俺村边一搂粗的柞树有好几百棵，小一点的满山遍野都是”。石门乡蚕业技术员王夕文说：“我乡放柞蚕历史悠久，全乡至今仍有35个村庄放蚕，建国后最高年产柞茧500多万粒。”以上可以证明，作者当年“宿焉”的石门村，就是今山东省诸城县石门乡的石门村。作者触景生情，在那里写下的关于“柞蚕简史、放养技术、制丝方法及对柞蚕丝绸的评价”文章，就是传世的《山蚕说》祖本（影印件略）。现妄为标注，公之于世。

三、《山蚕说》全文

自县⁽¹⁾南行入一谿⁽²⁾中，两岸夹山，层峰远近，包络村烟，堤沙岸柳，曲折随流，高下川原，翠浮马首七十里，至石门村宿焉。其中沙石粼粼，一溪屡渡，山半多生榭树林，是土人之野蚕厰⁽³⁾。

按野蚕成茧，昔人谓之上瑞。乃今东齐⁽⁴⁾山谷，在在有之，与家蚕等。蚕月抚种，出蚁蠕蠕然，即散置榭树上。榭叶初生，猗猗不异桑柔。听其眠食，食尽，即枝枝相换，树树相移，皆人力为之。弥山遍谷，一望蚕丛。其蚕壮大，亦生而习野，日日处风日中，雨中不为罢⁽⁵⁾，然亦时伤水噍⁽⁶⁾，畏雀啄。野人饲蚕，必架庐林下，手把长竿，逐树按行，为之察阴阳⁽⁷⁾、御鸟鼠。其稔⁽⁸⁾也，与家蚕相后先。然其穰⁽⁹⁾者，春夏及秋，岁凡三熟⁽¹⁰⁾也。作茧大者二寸以来。非黄非白，色近乎土，浅则黄壤，深则赤埴⁽¹¹⁾，坟如累赢⁽¹²⁾，繁实离离缀木叶间。又或如雉鸡毳⁽¹³⁾也。练之，取茧置瓦甗⁽¹⁴⁾中，藉⁽¹⁵⁾以竹叶，复⁽¹⁶⁾以茭席。洗⁽¹⁷⁾之用纯灰之卤。藉之，虞⁽¹⁸⁾其近火而焦也。复之，虞其泛⁽¹⁹⁾而不濡⁽²⁰⁾也。洗之用灰⁽²¹⁾柔之也。厝⁽²²⁾火焉，朝以逮⁽²³⁾朝，夕以逮夕，发复而视之，相其水火之齐，抽其绪而引之。或断或续，加火焉；引之不断乃已。去火而沃⁽²⁴⁾之，而盪⁽²⁵⁾之，俾勿燥。缣之不用纛车，尺五之竿，削其端为两角，冒茧其上，重以十数，抽其绪而引之，若出一茧然，则练者工良也。竿在腋间，丝出指上，缀横木⁽²⁶⁾而疾转之，且抽且转，寸寸相续。巧者日得三百尺，或有间辘⁽²⁷⁾，日得一二百尺，或计十焉，积岁乃成匹也。脱机而振之丁丁然，握之如捻沙，则缣善。

食榭名榭，食椿名椿，食椒名椒⁽²⁸⁾。茧如蚕名，缣如茧名。又其蚕之小者⁽²⁹⁾，作茧坚如石，大才如指上螺⁽³⁰⁾，在深谷丛条间，不关人力，樵牧过之，载囊⁽³¹⁾而归，无所名之，曰山茧也。

其缣备五善也：色不加染，黯而有章，一也；浣濯⁽³²⁾虽敝，不移色，二也；日御之，上者十岁而不败，三也；与韦⁽³³⁾布处不已华，与纨纈⁽³⁴⁾处不已野，四也；出门不二服⁽³⁵⁾，吉凶⁽³⁶⁾可从焉，五也。故谚曰：宦者赢，葛布褐，言无入不可者，此亦有焉⁽³⁷⁾。

附注:

- (1) 指诸城县。
- (2) 谿: 同溪。
- (3) 厥应为场。
- (4) 指古齐国(今淄博市临淄区)东南部山区(今潍坊地区)。
- (5) 罢 bà: 停止; 罢 pì 同疲。
- (6) 曠 hàn: 烈日曝晒; 枯。
- (7) 阴阳: 有草木遮蔽柞墩为阴, 无则为阳; 全枝全叶为阴, 光枝为阳。
- (8) 稔 rěn: 老熟期。
- (9) 穰: 收获的次敷。
- (10) 沂州府志注: “三熟误。凡夏秋两熟, 夏熟即春蚕也。”
- (11) 埴 zhī: 粘土。
- (12) 坟: 大小、形状。果羸: 栝楼。
- (13) 穀 kòu: 待哺的幼鸟。意即: 毛绵(茧衣)的柞茧象刚出壳的小野鸡。
- (14) 醕同釜: 煮茧器具。
- (15) 藉: 垫在下面的东西。
- (16) 复: 覆盖。
- (17) 洗: 浸泡熟茧。
- (18) 虞: 忧虑、怕。
- (19) 泛: 漂浮。
- (20) 濡: 沾湿; 泡透。
- (21) 灰、纯灰: 均指生石灰。
- (22) 厝 cuò: 放置。
- (23) 逮: 到。
- (24) 沃: 浇、浇灌, 引伸为浸泡漂洗。
- (25) 盪 lù 通漉: 滤、渗漏去水。
- (26) 尺五之竿……缀横木: 系捻丝之原始工具。后发展成“脖锤”和“捻杆”(图略)。
- (27) 辍: 中止; 停止。意思是: 如果中间有停断的话, 每天只能制丝一二百尺, 甚至十来尺。
- (28) 榭泛指柞; 椿即臭椿; 椒指花椒树。椒蚕今无, 查史料未见有此记载, 抑是古时的一种以花椒叶为食的野生绢丝昆虫。
- (29) 此以上指的是“皆人力为之”的山蚕(柞蚕); 此以下指的是“不关人力”自生自长的野山蚕(茧)。
- (30) 螺: 手指上的螺纹。
- (31) 囊 tuó: 一种口袋。
- (32) 浣濯 zhuó: 洗。
- (33) 韦: 皮革。韦布意即粗布麻衣。
- (34) 纨: 很细的丝制品; 绢。縠 hù: 有绉纹的纱。纨縠系指用桑蚕丝制做的华美衣服。
- (35) 不二服: 不用更换衣服。
- (36) 吉凶: 婚丧。
- (37) 羸同骡, 系杂种。葛布: 用葛皮织的布。褐: 粗布。意思是: 虽然当官的外出非轿即马, 穿着用桑蚕丝制成的华美官服, 但因骡子骡壮, 象葛布褐一样的柞蚕丝织物更具备五大优点。所以说为官的骑着骡子, 穿着柞绸衣服, 本来是不合情理的, 但却是曾有过的。

孙廷铨奉使南征路线考证:

关于孙廷铨奉使南征一事, 有关记载表明, 孙奉清帝使命于1651年(顺治八年四月)从北京琉璃厂动身南下, 历时三年, 沿途经过的主要地区有天津、静海、沧州、庆云、长山、淄川、博山(颜神镇)、临淄、青州(益都县青州府)、昌乐、安丘、诸城、石门村、两城、日照、宿迁、洪泽、扬州、镇江、丹阳、常州、无锡、苏州、嘉兴、杭州、绍兴(会稽)、富阳、桐庐、建德、兰溪、衢县(衢州府)、常山、上饶、弋阳、南昌、丰城、吉安、万安、赣县、大余、南雄、韶关、佛山、广州(羊城)和南海庙(位羊城东海道)。